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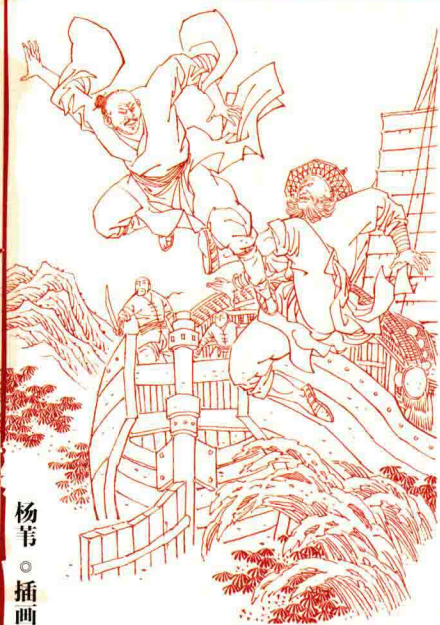
全六卷 **卷三**

郑证因 ◎ 著 张庆捷 ◎ 校点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鹰爪王



杨弢。插画

郑证因◎著 张庆捷◎校点 杨苇◎插画

鹰爪王

全六卷 卷一



民国武侠·北派经典
插图版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鹰爪王 / 郑振因著. — 太原 :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6. 1
ISBN 978-7-5378-4658-5

I. ①鹰… II. ①郑…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00514号

书 名: 鹰爪王
著 者: 郑证因
校 点: 张庆捷
选题策划: 古卫红 孙 茜
责任编辑: 孙 茜 刘文飞
装帧设计: 张永文
责任印制: 巩 璠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发行部)
0351-5628698 (编辑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71.625
字 数: 1930千字
版 次: 2016年1月 第1版
印 次: 2016年4月山西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4658-5
定 价: 178.00元 (全六卷)

目 录

第八十三回	孽海无边风流寡妇甘心作恶	765
第八十四回	好的清波设伏水心亭营救爱徒	774
第八十五回	凤去楼空侠尼留柬	783
第八十六回	渔舟鼓浪泗水驰名	793
第八十七回	先礼后兵武维扬飞舟送盛宴	801
第八十八回	关门投柬鬼影儿炫技轻敌	811
第八十九回	白浪泛轻舟泗水渔家初犯险	818
第九十回	匪巢呈幻境武林健者较轻功	825
第九十一回	狭路相逢巨盗寻仇荒江设伏	831
第九十二回	佟云露绝技连施辣手暗箭无功	839
第九十三回	大力断帆樯覆盗舟么魔敛迹	848
第九十四回	轻舟搜盗窟中奸谋被诱迷途	856
第九十五回	日暝波汹乱箭如蝗双艇遇险	865
第九十六回	丐侠示警应援破伏孤鼠智穷	873
第九十七回	月暗星稀草木皆兵强敌再逞	882
第九十八回	英雄较技蹊形逐影匪徒潜踪	891
第九十九回	鏢师斗巨寇锁口鞭再肆淫威	898
第一百回	盗匪逞凶顽金丹续命	904

第一百零一回	浪疾波涵水中呈幻影	915
第一百零二回	武师奋战初试连环镖	924
第一百零三回	偷鸡盗洒侠丐成庖人	933
第一百零四回	火艇无情满江飞烈焰	942
第一百零五回	肃整帮威内三堂三番传令旗	951
第一百零六回	提匣暗助飞鹫船破浪闯迷途	960
第一百零七回	弃命投柬金雕堂香主宴群雄	969
第一百零八回	古爵献酒鹰爪力暗警火飞龙	976
第一百零九回	盗窟辟幽居水榭花畦呈异趣	984
第一百一十回	茅亭浮水面莲池较技斗神功	992
第一百一十一回	试绝技轻功暗渡浮沙阵	1000
第一百一十二回	寄柬帖侠尼巧还白羽箭	1007
第一百一十三回	天凤堂四雄深宵谈秘境	1015
第一百一十四回	灭神灯异侠暗助胡香主	1022
第一百一十五回	鹰爪王遇助脱险内三堂	1031
第一百一十六回	颁旗令执堂迎驾会群雄	1039
第一百一十七回	遇宿仇旧日冤家重会面	1048
第一百一十八回	惩凶顽帮主一怒开香坛	1056
第一百一十九回	大祸潜伏正帮规棒打鲍子	1065
第一百二十回	生心内叛结死党午夜犯宾馆	1084
第一百二十一回	秦中三鸟再寻仇惨老龙口	1101
第一百二十二回	净业山庄群雄会惊来不速客	1118
第一百二十三回	唇枪舌战怀宿嫌武力决雌雄	1135

第八十三回 孽海无边风流寡妇甘心作恶

那座上的掌福寿堂香主双掌翻天崔香主，如同一尊古佛似的，阴沉沉的面色，看不出是喜是怒。他眼皮连撩也不撩，女屠户陆七娘行礼之后，自己悄悄往座上看了看，见这位香主的神色不对，女屠户陆七娘就没敢站起来。

座上的崔香主忽的发话道：“陆舵主，我凤尾帮凡是入帮同道，不分男女，蒙帮主同样的慈悲，受本帮同样的待遇。可全是恪守帮规，不得稍背本帮一切法制，陆舵主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女屠户陆七娘道：“这是有功本帮的前辈纳福的福寿堂。”双掌翻天崔丰道：“你知道就好，那么本帮以什么所在为最尊严之地？”陆七娘答道：“福寿堂乃是本帮最高之地，内三堂虽总揽本帮法治，执掌帮规之地，可是也没有干涉福寿堂之权。”

那双掌翻天崔香主忽的把面色一沉道：“陆锦云，还不呈验龙头帮主朱谕等什么！”双侠听这掌福寿堂香主一出口，双侠这里虽看不见女屠户陆七娘的面颊——因为她脸冲里跪着——可是已看出女屠户陆七娘全身震动，微微颤抖。

这时，那崔香主两目注定了女屠户陆七娘目不少瞬，陆七娘嗫嚅着说道：“求香主的慈悲，我我我……没奉龙头帮主的朱谕，我是来探望我父罗香主。求香主的慈悲，弟子没敢寅夜来朝参香主的神坛。”

双掌翻天崔丰两眼一瞪，目射凶光，厉声叱道：“嘟！胆大陆锦云，你

身为本帮舵主，蒙龙头帮主恩待，以一个女流，执掌西路粮饷。你安分守己，好好的本着帮规去作，你比帮主自在。不料你甘心下流，贪淫好色，置凤尾帮的威名于不顾；置罗陆两姓家声于不顾，你险些落在敌人鹰爪王手内。此番弄得瓦解冰消，自己就该迷途知返，痛改前非。本帮一班平辈的同道，就是不满意你这种淫乱行为，但是看在罗氏兄弟身上，也不肯过形和你为难。你伯父双手金标罗信，掌着巡江十二舵的粮台，在本帮很有地位，也能庇护你。可是你这种恶根性已然无法改悔，从凉星山逃到浙南依然不改前非，反倒变本加厉的故态复萌。倚着你伯父金标罗信夫妇溺爱不明，你更能巧言蒙蔽。

“孽障！你真是大胆，万恶已极！竟敢在龙头帮主的眼下横行，居然把凤尾帮四十多位江湖道英雄，全没放在眼皮内。你认为我们身入福寿堂，形同清修古刹，隔绝尘寰，一切事全不问了？孽障！本坛对于帮中事那就漠不关心？这次你敢藐视本坛，不奉龙头帮主朱谕，擅闯福寿堂，更兼私自引诱那侯杰，要想把淮阳西岳两派被拘禁在这里的弟子劫走，作那人神共愤、天地难容的丑事！你们竟这么扰乱帮规，纵情丧德！想把这两家正在敌对的得意弟子充作面首。

“孽障！你有几个脑袋。孽障！本坛若不代龙头帮主清理门户，正门规，保全凤尾帮的清名，会叫你这两个孽障把龙头帮主费尽千辛万苦，重建的凤尾帮全要断送了。孽障！你居心何忍！本坛今夜是专诚候教，孽障！你还想再出福寿堂？孽障！这福寿堂例禁，凡是本帮弟子没有不知道的，虽是三尺之童，也不准任意窥视。你来得很好，要不然也得找你这孽障，你把侯杰隐匿在哪里了？”

女屠户陆七娘，现在被这位福寿堂掌坛香主双掌翻天崔丰一阵揭发隐私，竟自丧胆亡魂，浑身战抖，只有低头垂泪。这时听得问到侯杰，越发羞愧难堪，结结巴巴的说道：“求香主的慈悲，弟子没敢叫他擅闯，只叫他在堤坡等候。”

这女屠户陆七娘也是活该倒运，这侯杰原是西路一家舵主，原本就和这女屠户不清楚。只是女屠户陆家堡事败，她依然淫行依旧，竟把面

首侯杰带着奔了浙南。这次还是真个的安心要把淮阳派弟子华云峰、西岳侠尼的门弟子凤梅姑娘从福寿堂掳劫出来，两个淫徒要把这两个清白弟子给先污辱了，以报自己私仇！居心实在淫恶！

这女屠户陆七娘更是刻毒，她不仅想把两个门徒掳走，更计议定了，如有不能称心如意，索性天涯海角的远走高飞，脱离凤尾帮。这种心意安得倒是够恶的，她认定自己的仇势在必报，叫那清风堡主鹰爪王到十二连环坞践约赴会，两个门徒先救不回去，总可以出了胸中这口恶气。这福寿堂她历来没到过，只听见同道们说过里面鬼斧神工的建筑。自己这次来实不知这位掌堂香主这么法令森严，更兼她父亲已听到了本帮同道把自己的事全给宣扬出去。自己这次不啻自投罗网。这就是“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

且说这位双掌翻天崔丰听得女屠户陆七娘说出那面首淫徒侯杰在入福寿堂堤坡上等候，这位崔香主冷笑一声道：“佳客惠临，我崔丰焉能那么简慢。来呀！把陆锦云的好友唤上来，叫他们一路同行吧！”靠近厅门站的徒手——四青衣少年答应了一声，立刻相率出了厅门。工夫不大，这四青衣少年竟从厅侧一道八角门里搭着一扇门板，上面躺定一人，这人似已睡着了，没有一点声息。赶到搭进了厅门，就在女屠户身旁一放。四少年放这木板的时候，手脚不齐，砰砰的震动了一下，立刻把那人震醒，立刻号叫起来。声音也不是平常的喉音，情同鬼号。

这一来把个女屠户陆七娘吓得怪叫起来，随即向那座上的崔香主叩头道：“香主，侯舵主身犯哪条帮规？竟施以削足的惨刑？香主你看在祖师的面上也不当叫他作了废人。”女屠户陆七娘在情急之下，毫不择言。双掌翻天崔丰厉声叱道：“啷，陆锦云，你还敢问本坛何故这么狠毒，用这种惨刑处治？陆锦云你们所作所为，江湖道中最招大忌的罪恶，一死不足蔽其辜。本坛这还是恩典他，只按屡犯淫行，擅闯福寿堂，施以宫刑，削去双足，这已是本坛恩施格外。陆锦云你身犯五大帮规，罪有应得。不闯入我福寿堂，尚须禀明帮主，请帮主宣布罪状，令行各处香主处置；如今闯入我福寿堂，本坛自有权衡。来呀！燃香伺候。”

立刻有一名青衣少年答应了声，就奔了香案，伸手从木盘中拿起一束香来，向烛焰上燃着。这位双掌翻天崔香主站了起来，就要往香案前走。女屠户陆七娘这一来可吃不住劲，知道只要这崔香主一到神案前上香，自己休想逃得活命。眼前有这情人作榜样，看他惩治这侯杰的手黑心狠，就是死不了，也非把自己废了不可。好在自己是个女流，撒赖足可以行了。遂放声哭着扑向崔香主的脚下，撑着不叫他往香案前去，哭喊着哀告道：“香主，你开一线之恩，饶我这条小命吧！我现在一切事全明白了，我从此痛改前非，再不敢胡作非为，再要有以往的情形，叫我死无葬身之地……”

这位崔香主依然阴沉着面色，厉声叱道：“陆锦云你敢学泼妇行为，藐视帮规吗？你再不遵帮规处置，我要绑上你处治了。”一边说着，一边躲避着，仍往香案奔。陆七娘哪肯放松，膝行着仍是挽住，这次索性向这位崔香主的两腿抱去。崔香主怒喝道：“好泼妇，敢无礼吗？”一抬腿，砰的正踹在了女屠户陆七娘肩头上，刷刷的被踢得在地上滚了两个翻身。但是女屠户陆七娘在生死关头，哪顾得被踢的疼痛，依然爬起来，膝盖点地扑到崔香主面前哭叫道：“香主，你是我父执，是我伯伯。帮规虽严，我总是个无知的女流，你老人家体好生之德，救我这条小命吧！我从此再有丝毫不守帮规的情形，我不用伯伯处治，我自己去死。”说着咚咚的以头碰地。

那崔香主喝道：“好泼妇！来，亮剑把她看起来。”那四个青衣背剑的少年，答了个“是”字，一齐伸手挽剑柄。四口青铜剑呛啷啷的撒出鞘来，齐往上一举剑，左手骈食中二指向女屠户一指道：“你这不守帮规，违背香主的堂谕，我们可要动手先把你废了，再请香主宣布你的罪状。”女屠户陆七娘是何等狡猾，一看这四位青衣仗剑少年，要向自己动手，赶紧半转娇躯，把一张带雨梨花似的俊面，向这四位少年作出可怜的样子，哀声央告道：“四位师兄，念在同门之谊，容我痛改前非，予我以自新之路，在香主面前给我这苦命人求求情吧！”

这四青衣少年是奉崔香主之命，不敢不遵从，不过动手有快慢迟

速的分别。四少年身在福寿堂，所见的全是一班形容苍老古怪的老头子，终年哪见过外人？这时突如其来的见到这么妖淫的荡妇，这四少年虽是不敢妄生他念，俱是不自主的就有些心软了。手底下一停顿，女屠户陆七娘连连向崔香主叩头道：“香主，你只要看在祖师面上，成全我这恶人，给我一点自新之路，我从此要痛改前非。不仅要作好人，给凤尾帮效力，要不能挽回以前的恶名，弟子情愿自己横剑自刎，以报答香主慈悲之德。”

女屠户陆七娘这种苦苦哀告，叩头哭诉悔过情形。这位双掌翻天崔丰虽是经这淫媼老父授意，以帮规处置她，免得再给罗陆两家丢人现眼，只是哪禁得起她这么拼命的缠磨？这种情形，又是按着帮规处置。这种清理门户的事，又是凤尾帮中极重要的大典，不能含糊。这次论起来，本是受罗香主所托，本可以仗剑来斩弑她，可是自身是掌堂的香主，哪好稍背帮规？所以不敢遽然下手。当时被她这么苦苦哀求的，想到自己何必这么一味的和她为仇作对，遂厉声叱道：“你既有今日，何必当初！你果然是能够革面洗心，我看在祖师的面上，现在我把这件事给你承担。不过帮主追问下来，本坛也无法掩饰，你要是再有反复，连本坛全被你断送了。你赶紧的给我在祖师前上香立誓，立悔过书，我放你逃生。这样我暂给你担待着。孽障！你听明白了没有？”

这一来女屠户陆七娘听得掌福寿堂的香主居然赦免自己，连忙叩头，遂即抢步到了神坛前，抢到手中一束香，放烛焰上燃着，跟着朗声说道：“弟子陆锦云，蒙崔香主慈悲，恕弟子以往之罪！弟子情愿痛改前非，倘若口是心非，定遭天报！”自己说完了誓，回头再看，这位掌福寿堂的崔香主已不知往哪里去了。当时这四少年可仍然是仗着剑监视着。遂见由厅外进来四人，把那已被宫割、削足的侯杰搭了出去。这时，这四个青衣仗剑的少年向女屠户陆七娘道：“你今夜真是死里逃生！这次你若再不痛改前非，只怕再像今夜这样的让你逃了活命，就不易了。”

当时女屠户陆七娘见这位香主没在，自己稍微的把惊惧减退，抬头向少年们道：“师兄们，香主的慈悲，我陆锦云定当重报。师兄，香主哪

里去了？让我走么！那侯舵主大约被处置了吧！”青衣少年中一个年岁略大的冷笑道：“不奉香主之命，谁敢擅动。你老实待着吧！到了叫你走的时候，自然叫你走。那侯舵主虽是被宫被削，香主大约看在你老的面上，不肯把他命废了，不仅留了他的命，还给他留了疗伤的药。这种情形，你总可放心了。香主已派人把他送出去，这时大约已然出了福寿堂了。”

女屠户陆七娘被说得脸上一红一白的，低头说道：“师兄们不要令我难堪了，我实是洗心革面，不愿再想既往的事。像侯舵主这次被剃去双足，已成残废，这样生不如死，侯舵主这一生算是断送了。要依我说，还不如痛痛快快的死呢！”自己这话出口又觉得有些失言，自己的命还不知怎样呢？哪得这么任意放言无忌，这真是颠倒了。想到这里，她赶紧低头静待那掌福寿堂香主崔丰的发落。

工夫不大，一名十余岁的小小童儿，从内屏后走出来，手里托着只木盘，里面放着笔墨纸砚，有一张甘结，墨迹淋漓，摆在了女屠户面前。陆七娘倒是也识字，也会写，怎奈此时头脑全昏了。自己此时想着，任凭你写上八把刀子，有什么用？只要容我陆七娘脱身，我自然有我的办法。只是此时就是真想看，两眼好似蒙了一层云雾似的，那纸上的字迹全有些晃动，遂不敢再细看。只看这张甘结悔过书末尾，有自己的名字，遂赶紧的在自己的名字下画了押，又经那小童催促着，按了箕斗。这时女屠户陆七娘只盼着出了这老头子的掌握，再作打算，遂丝毫不带倔强，驯若绵羊似的，任凭谁见她这种俯首听令的情形，也不肯，也不忍再摆治她。女屠户陆七娘把箕斗按完，抬头向身旁左右看了看，崔香主始终没出来，自己心里仍是忐忑不安。眼望着青衣少年方要问，那少年令那小童把女屠户具的悔过书，连那只文具盘一起端走。小童转进闪屏后，这里的青衣少年的领袖向女屠户道：“崔香主传话，叫陆舵主赶紧离开福寿堂，不准再逗留片刻。”说到这，把女屠户的刀仍然交还她。

女屠户陆七娘这才一块石头落地，这时见仍把刀交还自己，鹿皮囊原本就没给摘去，暗中庆幸，遂竭力的矜持着，把刀仍插好，向这班值坛的少年深深一拜道：“既是崔香主的慈悲，饶我这条蚁命，我陆锦云绝

不忘香主的大恩。现在我不便向香主面前告辞，这里虔诚一拜，为香主祝福。众位师兄，我这里拜谢了。”说着又是深深一拜，这才转身向外走去。

淮阳派清风堡掌门人鹰爪王和乾山万柳堂潜迹匿踪，看到凤尾帮又一种不肯示人的帮中执掌门规的秘密，更听到自己昼夜悬念不安的被掳两门徒的下落，确实落在这福寿堂。暗中引路指示相助的江湖异人，引我弟兄前来定是早已侦知一切，总可以把这两个徒儿救出虎口。只是这淫媼留在人间，依然是后患无穷。按淮阳派门规，除恶务尽的戒条，哪好容她再逃出手去。

双侠在江湖道，生具侠肝义胆，嫉恶如仇。天性是这样，一事不为己，愿为他人忙，任是多么艰难险阻的事，劳而无怨。鹰爪王这时一见女屠户的神色，便看出她绝非回心向善，痛改前非，不过一时问图得蒙蔽过去，脱开执法如山的崔香主手去，只怕她未必就肯甘心。当时不生异志，也是为了重入江湖，任情作恶。自己赶紧凑到了师弟万柳堂的耳边，说了声：“师弟，我们不能叫这淫媼逃出手去。师弟，我追了她去。”续命神医万柳堂低声道：“师兄，天时已不早，我们不便过事耽搁。现在小弟认为有两件最重要的事，时机不再。师兄赶去暗中监视着淫媼陆七娘，是否准毅然离开福寿堂，她只要真个逃命一走，我们现在倒不必要她的命，暂叫她多活些时日。这种淫荡的妇人，实不足污我们侠义道的清白。只留心她不肯就走，她要依然图谋我们两个门徒，那就顾不得许多，定要叫她尝尝我们的厉害！”

鹰爪王道：“那么师弟现在奔哪里？”万柳堂道：“师兄，可看见那淫媼所具的悔过书？那是什么悔过书，那不啻是淫媼一篇供状。我想要把它得到手中，将来颇有用它的地方。”鹰爪王恍然大悟，也明白了师弟的用意，点头道好，方要转身，又连忙低声招呼道：“师弟，你不要轻视那崔姓老儿，此人既有双掌翻天的绰号，定非易与之流。我们不要辜负那异人暗中指示的一番美意，再去贪功冒险，那就非惹事不可了。师弟多加小心为是。”万柳堂诺诺连声的答应着，约定了仍在这附近集合，以便寻找这水心亭的所在，好营救华云峰和凤梅姑娘出困。

万柳堂这时倒是深以师兄的慎重为是。师兄弟约定了，分道扬镳。鹰爪王离开了这福寿堂，去追赶那淫媼陆七娘。这位续命神医万柳堂遂把心神收敛，气静神宁，抱元守一，气纳丹田，由静生灵，全神贯注到帮匪身上。他运用轻身提纵法，往后扑来。越过这座摆过法坛的巨厅，刚到后坡，只见下面好个精致的所在：院子有十四丈多长，有三丈多宽，迎面是前出廊后出厦的三间精舍。东西全是走廊，那走廊内东西相对是一样的两个八角门，全是闭着门。在东廊的南尽头，有一门用八扇格扇断的一间茶灶，这道院子形同宫殿的建筑。这时，见正面这三间精舍，除了当中是六扇水纹式的格扇，两边全是水纹式的整扇窗户，烛光映在窗上，很是黯淡。在东面的纸窗上有一个人影，在这人影一移动，看出这人是短装背剑，院中连走廊是一片黑暗。

万柳堂一测度形势，知道这里大约是那双掌翻天崔丰香主的卧室，遂飘身落在院中。这种身轻如燕，仗一身惊人的绝技到了窗下，连丝毫声息也没有。万柳堂因为大敌当前，不敢过于轻视这掌福寿堂的香主，先侧耳听了听，屋中正有人说话。万柳堂乘他屋中说话声音佐着，看定了一个窗格，把右手小指含在口中，把短短的指甲润湿点在窗纸上，不敢遽然往下点，遂用这小指甲一点点的往下按，把窗纸扣成一个极小的月牙孔。从这月牙孔中往里看时，只见这里面是三间静室，陈设的十分精致。这靠墙的一架楠木床，床前是一根藤的落地罩。临窗摆设着一架书案，上面摆着文玩等，全是精雅绝伦。上面摆着一架位列三台的铜蜡台，上面三支蜡烛，已然燃到一半。那楠木床上坐着一人，正是那双掌翻天崔丰。在落地罩前站着一个小童，垂手侍立的站在床前。双掌翻天崔丰手里正拿着女屠户陆七娘那张供状。看完了向那侍立的小童一递道：“放在那里。”小童立刻把女屠户那张供状放在书案上，用文具盘的角压住，崔香主向那小童道：“你师兄可全散班了么？”小童道：“全收拾完了。”双掌翻天崔丰点点头道：“你去吧！这里不用你伺候了。”当下小童遂退了出来，把格扇带了过来。

这时续命神医万柳堂随即往起一耸身，攀住了厦檐下的横柁，往

起一拔，全身隐在上面。见那小童径奔了那廊下茶灶，万柳堂见廊下寂寂无声，屋中也是静悄悄的，自己重又飘身落在下面。往屋中看时，那双掌翻天崔丰仍然是跟方才一样，盘膝打坐，调息养神。这种内家的功夫，用不着像平常人一样，非得四平八稳的躺下睡眠，这一来任你有多大本事，想盗取女屠户那张供状是绝难下手。万柳堂想还是得用江湖绿林道所用的“神偷八法”、“调虎离山”的法子，把这崔丰调出来，自己方好下手。

但是这老儿非比平常的帮匪，若用平常对付帮匪的手段，只怕饶得不了手，反把行藏得败露。万柳堂待施展手段的一刹那，忽的耳边听得身后有些声息，随即一回身，只见师兄王道隆停身在院中。这时万柳堂一看师兄这种情形，定是有紧急的事，果然鹰爪王一点首，一指东走廊上面，跟着一个“巧燕穿云”腾身蹿上走廊。万柳堂一弯身，往院当中一落，足尖轻点，跟着蹿上走廊，只见师兄已跃过走廊的顶子，停身在一排矮屋上。这时万柳堂遂向师兄面前一凑，鹰爪王低声问道：“这里敢是那双掌翻天崔丰的寝室么？”万柳堂点头道：“正是他的寝所。”鹰爪王低低说道：“那淫媼陆七娘竟自不肯痛改前非，安心想要报复。这种荡妇，心地险诈到万分，她竟迫出福寿堂，追赶上那淫徒侯杰。虽是那侯杰已成残废，可是淫媼竟自余情未断，向那侯杰私自计议了一番。从侯杰身上掏出一个包儿来，很小心的带起。那侯杰虽然是已成残废，可是这里的崔丰老儿，却是不叫他就死，给他服了治伤的药，绝不会再生意外，被这里香主送出福寿堂。这淫媼陆七娘悄悄转回，这一来我看她另有所图。”

“果不出所料，当时我蹑着淫媼的后踪，这淫媼竟自胆大包天，心毒性狠，遂转回来。敢情她竟敢使用下五门的熏香，把前面六位福寿堂的香主们全熏了过去。最可恨的，竟把她生父也熏了过去，她已赶奔这里，大约这淫媼还要一网打尽。这时已把前面的人熏倒，我怕师弟被她撞见，所以没敢等候着看她到底怎样对付被熏的人。”鹰爪王说到这里才把话顿住，立刻用左肘一碰师弟续命神医万柳堂，师兄弟各自往房坡后一隐身。只见从这院的屋顶上飞纵过一条黑影，仔细一看，正是那女屠户陆七娘。

第八十四回 好的清波设伏水心亭营救爱徒

这时见那女屠户陆七娘的情形和方才判若两人，这淫媼似挟着一腔怒气，两只水淋淋的媚眼，射出两点凶光。可是来势虽疾，她也似惧怯下面精舍里的掌福寿堂香主。把身形伏在了屋面上稍不动，把下面察看了半晌，轻飘飘从屋面后檐纵到地上，真如一团轻絮，落地无声。蹑足轻步的到了厦檐下。只见女屠户侧面听了听，跟着点破窗孔往里看了看，双侠幸亏是慎重着，没敢莽撞。那女屠户竟出其不意的从窗下又翻回来，这次可是斜窝到走廊顶子上。只见她竟自用房坡隐蔽着身形，从肋下鹿皮囊中取出一件东西来；离着稍远，更在暗影中，她哪里看的清是什么。

只见女屠户陆七娘从鹿皮囊中取出千里火来，从竹管抽出来，可是没燃着，只用千里火的余烬往先拿出来那件东西望磕去。双侠虽是不真她拿的是什么，但是按她的情形，已知她仍是使用熏香。果然女屠户陆七娘仍把千里火装起来，仍然是谨慎着翻下房去，复往窗前张望了一次，她竟没从窗口往里吹熏香。到了当中的门口，俯身蹲在门首，竟从门槛下往里塞着，连用口吹了两次，女屠户静立在门首侧耳静听屋中的动静。

沉了好一会儿，屋中似有些响动，这女屠户轻轻把门推开一线，往里一蹑身。这时潜在屋面上的双侠，正要阻止她，不叫这淫媼闯进

去——倒不是想救这掌福寿堂的崔香主，生怕被淫媼把那张供状得了去。续命神医万柳堂揭了一片瓦，要打没脱手，瞥见从那迎面精舍的前坡陡现一人，一耸身落在院中，一个旋身箭步，已到了女屠户陆七娘的身后。不料这人不知怎的似乎身形一晃，脚下错步，把女屠户惊觉。这一来本是网中鱼的淫媼，竟自一个飞身纵步，斜往偏西的廊子穿出去；这淫媼是已深知这崔香主的厉害，自己用熏香竟没把他熏倒，出其不意的从后窗追出来。这次再落在他手中，只怕再难逃出他手去，哪能不丧胆亡魂，拼命的逃走，以免一死。当时是连看全都不敢再看他，双侠认定这次淫媼绝难再逃出这崔香主的掌握。哪知事出意外，这双掌翻天崔丰是有登峰造极炉火纯青的武功，隐蹑淫媼的身后，绝不会叫她觉察；哪知身形往淫媼身后一欺近，下盘的功夫竟这么软弱，眼看着淫媼就要伤在他掌下。崔香主的身影一晃动，脚下见了响声。陆七娘一逃出手去，这崔香主似乎愤怒之下，喝了声：“孽障！你还想逃，我看你逃哪去！”

这崔香主二次翻身追赶，可是那淫媼陆七娘竟自逃到屋面上。崔香主身形蹿到檐下，往院中一落，身形一晃两晃，腾腾腾倒退了三步，落坐在地上，跟着一仰身，落住地上纹丝不动。这时那淫媼陆七娘要是翻下房来，伸手就能结果了这崔香主，只是她已是丧家之犬、漏网之鱼。这时，自己只求他是真个中了蒙药，自己能够把那淮阳派掌门大弟子华云峰掳走，就算如愿以偿。淫媼陆七娘越过这道院落，立刻赶奔水心亭。

这里双侠见这情形，看出这崔香主是业已惊觉有人使用熏香蒙药，自己认为发觉尚早，闭着气从后窗出来。哪知女屠户这种熏香过于厉害，只在呼吸之间，一觉出从门口格扇下吹进香烟，虽是中蒙药尚轻，也一样有力量。等到药力一行开，依然晕倒。万柳堂赶紧招呼：“师兄，缀着这淫媼，她定是奔了水心亭。我们道路生疏，这水心亭究在哪里？我们搜寻着颇费手脚，趁这时缀着省了事。我要趁着崔老儿没清醒，赶紧把女屠户那张供状得过来。十二连环坞践约时有用它的地方，能替我们说许多话，使龙头帮主天南逸叟武维扬甘拜下风。”匆遽间说了这几句话，各自展动身形，鹰爪王紧缀着女屠户陆七娘下去。

续命神医万柳堂从走廊绕过来，明是已看着崔香主被熏倒，可是依然是不敢丝毫大意，仍从走廊的后坡绕过来。这里是走廊和那三间精舍全连着，翻到后坡，见靠东首后窗已经关闭严了；万柳堂施展小巧之技，把后窗掀起，蹿进屋中。陆七娘那张供状，仍在桌案上放着，万柳堂把供状展开看了看揣在衣内，仍然从后窗出来。不管那崔香主是否尚有知觉，这样把这张供状取走，给他个迷离测度是否那女屠户取走。

万柳堂从掌福寿堂崔香主屋中出来，蹿上屋面，悄悄向院中看了看，只见那双掌翻天崔丰香主，仍然是直挺挺的躺着不动。万柳堂暗叹，可怜一家凤尾帮成名的老英雄，一身软硬轻功，全锻炼得够了火候，哪知竟被一个荒淫好色的淫婦摆治的如俎上肉。此时若非在福寿堂中，可就危险万状了。自己赶紧过这道院落，只见后面已没有像前面这么整洁的屋宇，后面的房子是一行行的，有四排简陋的矮屋，看情形是手下侍从及厨房和堆什物之所。

万柳堂见天色已经不早，趁这时不把华云峰和风梅救出来，恐怕没有下手的时间了。自己略一打量，这里虽有二十多间矮屋，但寂静无声。蹦过这一段矮屋，已到了福寿堂的最后面。万柳堂来到石墙下，飞身蹿上石墙。往外一打量，自己不禁迟疑不敢遽然下去。

原来在这石墙外没有几步，又是一片水程，仍然是前面的情形。水面微波荡漾，每隔一丈五有一枝枯荷叶，可是从这石墙下起，水面上有三条路线，尽目力看去，在十几丈外全有一片黑压压的各有阻碍。当中这趟水面线路，颇似横着一片红苇，只是水面上的情形，分明也是人工布置的。左右这两条水面线路相距很远，相隔总有二十余丈。左边是从水面上突起一片礁石，挡住了目光，右边是水面上有一片钓鱼台，更有一座凉亭，听匪党们所说的情形，绝不是毫无隐蔽的这种凉亭。万柳堂暗皱眉头，不知师兄是否已缀上那淫婦？正在迟疑，只见从左边的那片礁石陡现人影，跟着如同一只巨鸟掠着水面，起落如飞，眨眼间已到了近前。万柳堂大喜过望，只见来者正是师兄鹰爪王。

万柳堂忙打招呼，鹰爪王一点首，续命神医万柳堂立时飘落在了